

後漢書

第十六卷

第十卷

列傳

伏湛

侯

宋弘

蔡茂

馮勳

趙熹

牟融

韋彪

第十七卷

丘乘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耿种

鄭均

趙典

漢書門			
一	四	六	〇
六	一	二	六
〇	冊	架	函
〇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二	〇	函	架
一	四	六	〇
〇	冊	架	函
〇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60
冊數	60 (25)
函號	280 2



伏侯宋蔡馮趙牟章列傳第十

漢章文庫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六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

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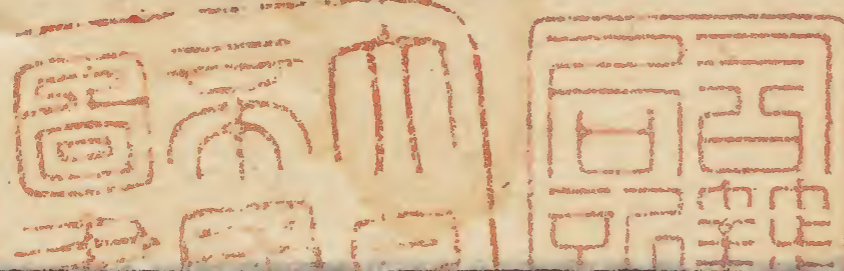
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

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

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

自名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



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

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使督大

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更始立以為平原

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

授不廢謂妻子曰天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

日年穀不登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

糲糲麤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一糲悉分奉

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

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

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

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

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徵拜尚書使典定

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

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

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

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各屬城陽國故時

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

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

者代一邦代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

占著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

茲命詩大雅曰爰爰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

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

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佐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

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

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祖宗出

八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謀

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

未能服迹而先事邊外且滎陽之地逼接北

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

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

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

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

及從化滎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

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流耗豈足先

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不難四方疑恠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士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厭次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攻

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備介也是歲奏行鄉

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

守時蒸祭高廟冬祭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

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

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

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

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緝濟濟書曰

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

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東脩乾無毀玷說竟也

自_レ行_レ束_レ脩_レ謂_レ年十一五以上_レ篤_レ信_レ好_レ學_レ守_レ節_レ善_レ道_レ經_レ為_レ人_レ師

行_レ為_レ儀_レ表_レ前_レ在_レ河_レ內_レ朝_レ歌_レ及_レ居_レ平_レ原_レ朝歌河內縣名

也故_レ城_レ在_レ今_レ衛_レ州_レ衛_レ縣_レ西_レ王_レ莽_レ改_レ河_レ內_レ為_レ後_レ隊_レ謂_レ港_レ為_レ隊_レ屬_レ正_レ也吏_レ人_レ畏_レ愛

則_レ而_レ象_レ之_レ遭_レ時_レ反_レ覆_レ不_レ離_レ兵_レ凶_レ秉_レ節_レ持_レ重_レ有

不_レ可_レ奪_レ之_レ志_レ陛_レ下_レ深_レ知_レ其_レ能_レ顯_レ以_レ宰_レ相_レ之_レ重

衆_レ賢_レ百_レ姓_レ仰_レ望_レ德_レ義_レ微_レ過_レ存_レ退_レ又_レ不_レ復_レ用_レ有

識_レ所_レ惜_レ儒_レ士_レ痛_レ心_レ臣_レ竊_レ傷_レ之_レ湛_レ容_レ貌_レ堂_レ堂_レ國

之_レ光_レ暉_レ堂_レ堂_レ盛_レ也智_レ略_レ謀_レ慮_レ朝_レ之_レ淵_レ敷_レ髮_レ髮_レ厲

志_レ白_レ首_レ不_レ衰_レ髮_レ謂_レ童子_レ垂_レ髮_レ也實_レ足_レ以_レ先_レ後

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

音胡豆反古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

方回首仰望京師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

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柱石之

臣宜居輔弼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

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

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

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出入禁門補缺拾

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

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湛公廉

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
修通達國政无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
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
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劉放曰案
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一人若言
改作今乃與注合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
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
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
擇拜吏曰未及就位因讎見中暑病卒賜祕
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翁翁

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記曰晨嗣尚高平公主

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須帝貴人奉
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
識須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末和元年詔無
忌與議即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執
術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九十一百
射御術謂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
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
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無忌卒子

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
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
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
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仕

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
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大中
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與兵除亂

莽故群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

殺戮賢良三主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

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

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

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

全趙謂舉千趙之地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

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

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

陛下力僞反陛下與皇后太子來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乃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因起操持節節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也恨不且許而遽未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子張步卒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家以子瑗為郎中

侯霸傳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辭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王莽初五威司

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署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日寧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中

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化人遷司徒四年
薨^フ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各屬濟南郡}
求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
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
温順哀平開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
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
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囚徒死獲免光

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
大司空封栢邑侯^{栢音澗}所得租奉分贍九族
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宜平侯帝嘗問
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
能及楊雄劉向父子^{幾音初洽澗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
^{書汎為流達不能決洽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故弘引焉}於是召譚拜議
郎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
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内出正朝服坐府上
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

後漢書卷六十六

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

恩勢于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緇

墨棄而不用

緇墨論章程也

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

賈誼曰秋斤斧之用也

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

主共輿出入官省連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

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

乃欲加善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

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僭逸賓客放濫宜勅

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

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緝叶

建武二十年

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

千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

署各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

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

殿也極數梁也前書音義以問主簿郭賀賀

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

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

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

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衮畫為龍龍首衮衣然故言龍衮詩曰衮職有闕

仰山甫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

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

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

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

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

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

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

冕旒三公服衮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

長七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勅行部去檐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傳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

也

東觀記偃為黎陽令

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

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等術也初為太守銚期功曹

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

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

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備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

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

勤然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

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

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
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
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
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揚揚素有譏議帝
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
可得流徙也尚書衆流共黃鉞一下無處所
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效
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

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
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
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
今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
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
司空坐責弄國恩免又為陵轢
同列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
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此
之極也訾與資同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

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愈
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
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
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
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
駕西幸長安祠園陵
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帝悼惜之
上使太醫瘞視賞賜錢帛遂薨
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贈贈有加勤七子長
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
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
明帝女建初八年以順中

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
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
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
也臣賢
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
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劉攽曰家傳作平
安注云安平必有誤然
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勁薨子卯嗣卯延
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憲傳

趙憲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
入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

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意
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
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自搏自搏也
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
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
孤孫憲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憲憲
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犢豈能負
重致遠乎犢角如爾粟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牲角爾栗即除為良

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意因
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
大悅謂意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
之駒故以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
始乃拜憲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
於昆陽光武破尋邑憲被創有戰勞還拜中
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憲為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
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處

有疆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

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憲

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屬南陽郡

故城在今鄧州內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

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也憲見之悲感

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

奉反於南陽憲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

讒者因言憲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

得憲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即徵憲引見

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

憲守簡陽侯相憲不肯受兵東觀記曰勅憲從騎都尉備融

受兵六二一百人通利道路憲白上不顧單車馳

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憲憲乃告壁呼城中大

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

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憲才任理劇詔以

為平林侯相攻擊群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

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傑

并兼爲人所患憲下車聞其二孫殺入事未
發覺即窮詰其姦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
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
駕親臨問王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
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
帝追感趙王乃賞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大
守時平原多盜賊憲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
黨當坐者數千人憲上言惡惡止其身惡惡止其身

善及子孫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
惡惡止其身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
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
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
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
長安皆爲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入爲
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
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
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來入朝

帝令憲典邊事思為久長規

規謀也

憲上復綴

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

原入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憲

至此請徙之令盡也三十年憲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

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憲受遺詔典

喪禮是時藩主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

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憲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憲乃表

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主並令就邸唯朝

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元元年

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辟脩事不實

免脩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

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

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

寵甚渥憲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

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

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

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意
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永時年八十
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
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
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然
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
無子國除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

侯尚書教授

大夏侯名勝宜帝時人也

門徒數百人名稱

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

司徒舉為茂才也豐今徐州縣也

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列郡最司徒范遷薦

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

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庸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

諫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

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為大司農鮭陽姓也

音胡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

延謀政事判執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

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
代伏恭爲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弟也先東觀記舉動方
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
趙憲爲太尉與憲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
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
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
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
爲郎

韋彪傳

族子義

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
爲丞相相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
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
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
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
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
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
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爲左中
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

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
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
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
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
中宗宣宗襄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
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
無苗裔唯封何末孫能為鄼侯建初二年已
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
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

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
守職益懈而吏事復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
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
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
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夫人才行少
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
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
性寡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
小國大夫職順故不可為也忠孝之人持

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也君頌篇曰鍛也

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之成熟也前漢路温舒上疏曰鍛鍊而周

內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

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

道而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練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為

先不可純以閎閱史記曰明其等然其要歸

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

刻為能明帝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

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

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

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

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

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三公卿二

故曰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

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

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著雖進

退舒達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
鑒畜夫捷急之對畜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
園因問上林尉禽獸
簿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對驚應無窮文
帝拜畜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
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
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畜夫為中上林令
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
書曰周勃木強少文
又曰安劉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今史以助郎
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
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塞正有
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

御史外遷動據列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
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
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
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
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以食
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列里在位歷
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
七十曰
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

老目五十一

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

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
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
求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
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
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
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
義字季節高相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
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
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

次兄豹字李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

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

也躋升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

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

劣旅衆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

且眩務滯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瞽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

士縣音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

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

兄齊名初仕列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

都長廣都縣各屬蜀郡故城并陵陳二縣令

并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

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

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

竇氏言既無感而又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

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

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

經行知名不應列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

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

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

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

徵敦猶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武

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榮

以求羨名以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

海王疆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巾也既服

冠冕故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

校左校署各屬將作也又後妻憍恣亂政以之失名竟

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

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淮人孺慕徐

寇要降徐寇謂徐異卿也弘實體遠仁不忘

本謂不忘糟糠妻也彪憲政多迹明理慎卒公簡帝

身終上衮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終

張舉同胡大用程紹慶校正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范曄後漢書二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

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

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覆疾不仕

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

為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

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

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

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

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

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

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龔

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

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

人為伍二十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牛之具為什物○劉放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

又先解帷後帳是其次矣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元符五年

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

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

續漢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

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甕為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放曰劉

案文敏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

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舅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三輔以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人或謂

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

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聞為二千石王莽時

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

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門

也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所居

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

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來車

必正立有勅敬則撫軾謂小使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

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

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

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

情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

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
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官漢
儀曰洛陽十一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
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
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
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
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代之湛
至朝堂遺失溲便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
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
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
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每歲農時輒載
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
樹下飲食勸勉之因其墮嬾者恥不致丹皆
留其餘酒肴而去音力直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
兼功自厲音力直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
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
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

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
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
太守同郡陳遵閔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
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
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
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
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也反覆唯我一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閔中軍糧乏丹率宗族

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辨疾不視事
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
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偕於道昱迎拜車下
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
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
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
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十匹以祠焉
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
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與鮑叔牙

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張耳陳餘初為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列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謝之

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

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王侯尚書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恭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

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

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

蕪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

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尾
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
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記曰恢告曰
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
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恢乃
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
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
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
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

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
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
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
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
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信義其事雖同原其本
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
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
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
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
同過其仁則可知

李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
三君矣而無私積可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
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為丞相
譏其多詐汲黯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汲黯
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
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
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
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
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
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
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

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
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謂斯不偽矣
屑猶介也
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
魏郡繁陽人也

武帝時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

沉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字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
鄴從敞子言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傳

學文雅過於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敞見前書

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

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

也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

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

郡范滂孟冀等遂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

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褱奪衣服褱解也音直紙

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

死將軍知天神乎有神乎赤眉兵眾百萬

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少

數千之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進

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

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

待以為持書平劉放曰按文多一平字蓋

章懷已改作持後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字

人又妄留平字也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

復欲令彊起遂稱篤蹕意雖相望且欲優容

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置地終不乃出

今日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蓋伯

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後武王東方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愛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今日從師友之立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蹕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蹕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

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

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

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

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鄉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接受

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

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

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

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

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
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
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處
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
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
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
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曰

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卑易

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
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也周人所知之又據
以興基由其作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感後代王良

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
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
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
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
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
敬慎選舉稱平卽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
滿堂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

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亂在外為

姦在內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

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

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

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

政之法初則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

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之心若

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

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

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

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觚

圓斲彫為橫罽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

為圓斲彫而為橫罽罽為網罟吞舟之魚海內

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

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

數謂飾非成果挑菜茹之饋集以成滅小事

無妨於義以為太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

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道為敝彌

深道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為宜如舊

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
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從駕南
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
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
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
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明年代丁
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二十二年復為光
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
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

即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代傳晉大夫
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丹水縣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
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變貊行焉者誠
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
行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
靈公不君趙者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麇賊
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麇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
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杜林行義烈
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推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繡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入也

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輔赤衛軛既至京師常為都

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衰經畫哀喪服勅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建武二年遂潛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

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去

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

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

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

朝周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今功曹推賢可

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

之應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

列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

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

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

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

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

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

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

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

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

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

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

顯宗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
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
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
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史無姦邪
緣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
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
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各其
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義地封
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
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
丹出典別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因匱帝乃下南陽訪求
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傳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

良為郡歲且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記曰

上壽謂稱太守功德郡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

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

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

雅壽掾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

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

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度困乏今良曹掾尚無

是賜良鯁魚百枚也太守歛容而止譙罷轉

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
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
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
恩之義莫大於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良
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
言雖若若者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
志節不衰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
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私慕公叔同
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夫公叔文子為大

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
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
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
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
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
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
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
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
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今以良為議郎求平
信為大將軍見前書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
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也鉤留詔書護匡

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王
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
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
猶左轉良為即立長即立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立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司徒司徒直仍舊中與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徒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官傳

承官字少子

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力之後也

琅邪姑蘇人

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

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官過息廬下樂其業

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官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猪而

留聽經猪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官欲逐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為諸生拾

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官嘗出行得虎牙殺虎持歸肉

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官因棄之入問其故官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經典

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

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

今、沂州、新、隸、力、耕、種、木、黍、將、熟、人、有、認、之、者、
秦、縣、東、南、今、沂州、新、隸、力、耕、種、木、黍、將、熟、人、有、認、之、者、

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
不、應、三、府、謂、太、尉、太、平、中、徵、詣、公、車、直、駕、臨、辟、

雍、召、官、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
論、議、切、懇、朝、臣、懼、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

遣、使、求、得、見、官、顯、宗、勅、自、整、飾、官、對、曰、夷、狄、
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

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
容、者、示、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

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懇、歎、賜、以、冢、地、
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官、子、

豐、官、至、濟、
陰、太、守、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
為縣吏東觀記曰凡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

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
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指棄兄感其言遂

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

後漢書卷之七

九

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
出今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
然後隨護常稱病家庭不應列郡辟召郡將
視賑給之也既至率不
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也譎詐
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同
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持
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
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來詣闕詔
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
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均東平人故生二

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
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
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厚之風東州
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
也言為天子
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書各繇暮之言其賜均義穀
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
行東觀記曰賜羊酒二斗終其身問遺
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
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老授
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
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

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承

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爵亭侯典少

篤行隱約約隱猶靜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

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建

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

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

儒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

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

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也遵孝文

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

茨不剪來椽不斲飲土簋歡土釧糲梁之飯

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費百金帝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帝室苑囿無所

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

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

勞受封群臣下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聚于度左傳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亂象于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臣侯表日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臣不侯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襄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

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褐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

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
覽趙忠等皆下山獄自殺不言病卒

使者弔

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

子謙謙弟温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

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讓行車

騎將軍劉放曰案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

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阜所愛數犯法

謙收殺之阜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謙

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

耶侯耶音盤李催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

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

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

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

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

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

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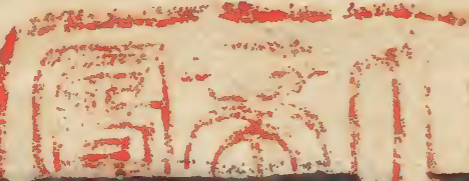
時李催與郭汜相攻催遂虜掠禁省劫帝幸

北塢外內隔絕催素疑温不與已同乃内温

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温與催書曰

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
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
皆之隙以成千鈞之讎睚昔解見實融傳三
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
而復欲殺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
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
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
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
故至干滅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

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溫
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
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
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
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
莊典以義黜謂棄郡奔喪宮由德揚大儀鵠
髮見表憲王鵠髮白少卿志仕終葬高箱



後漢書列傳第十七

二十一

後漢書列傳第十七 卷之二十一 王國道校正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or very light printing)

